

名家经典

CELEBRITY
CLASSICS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恋爱中的女人

[英] D.H. 劳伦斯 著 冯季庆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恋爱中的女人

[英] D.H.劳伦斯 著
冯季庆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的女人/(英)劳伦斯著;冯季庆译.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4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5559-0041-2

I.①恋… II.①劳…②冯… III.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040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9
字 数	452 000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壬辰年开春后不久，寒舍来了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来访者。近几年来，陋室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多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了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这次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就是一例。这是因为他们几年前出版过我的《浪漫弹指间》一书，说实话，该书的装帧与印制都很好，精良而雅致，陈列在北京各大书店的架子上，相当令人瞩目，比起名列前茅的出版社的制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来访者中正有一位是我那本书的责编，虽说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从未通过话，总也算是故交老友吧，我岂能做“负义”之事？何况，他们两位特别郑重其事，还持有一位与我曾经有过愉快合作的长者屠岸先生的介绍信，我岂能不热情待客？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河南文艺出版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

地搞,而要搞成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批量;不是随随便便草率地搞,而是要搞得郑重其事,搞出一定的品位。经过社内各方面各部门协同地反复考量与深入论证,决定推出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为此,他们特来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寻求我的帮助与支持。当然,他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如聘请美术高手设计装帧与版式……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出版这套书最初的缘由。

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上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化产品、精神食粮了,这是很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品位追求与人文热情,是他们进行开拓领地的勇气与坚挺自我价值观的执着精神。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已经经历许多世纪的历史,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这些作品,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形象生动、色彩绚烂的图画,是各种生存条件下普通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心声,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人类群体的诉求与呼唤,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社会理想,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人文感情与人道关怀,所有这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就具有无可辩驳的永恒价值。何况,这些典籍还凝聚着文学语言描绘的精湛技艺,可以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不言而喻,作为在文化修养上理应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人,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

或缺的一课。

可以说,外国文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全民意义的社会文化积累工程,是导向理想主义的思想启蒙工程,是造就艺术品位、培养艺术趣味的教化工程,是提供精神愉悦与阅读快感的服务工程,这就是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读物一直受到广大公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是外国文学出版一直得到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并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占有较高位置与较大份额的原因。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致力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几家大出版社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文化推崇,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仅给这些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文化声誉,而且还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进行新的开拓,必将给河南的出版事业带来新意,如果运作得好,也会带来文化与经济的双效益。

应该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外国文学的出版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必然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说,当前一片书店倒闭声就是人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书店是出版物面世的展台,更是销售流通的平台,书店纷纷倒闭,对出版业绝不至于利好的消息。当然,传统的书店萎缩了,网上书籍销售的业务却火了起来。真正对外国文学出版形成冲击的是:物质主义

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在社会的物质现实急速发展的某个阶段,物质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衡,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这样的阶段,现代人都很忙碌,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有限,即使是要阅读求知,急于去读的书也多着呢!炒股的书、烹调的书、化妆美容的书、为出国要学的外文书,一时可顾不上世界文学名著,且不说还要为视听文化奉献出大量的时间呢。也正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忙碌,浮躁心理容易趋向粗俗低级的消遣休闲方式,媚俗文化、恶搞文化、搞笑文化、无厘头文化、“看图识字”文化等大行于道,颇有将经典高雅文化艺术趣味挤压在道旁之势。对于外国文学出版而言,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都导致外国文学读者的锐减,导致社会人群对经典文学读物兴趣的淡化,具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这对于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外国文学出版不甚兴旺、不甚景气的条件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投身于这一个部类文化的出版,其热情是令人感动的,其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既突显出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开拓进取的锐气,也突显出其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委托;也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在译界的好些朋友闻讯后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译品,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

虽然外国文学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窘,但远非已陷入背水

一战的绝境，而仍然有希望在前方。首先是因为经典名著都如奇珍的瑰宝，其价值永世不会磨灭。事实上，它们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甚至经历过黑暗的、强暴的摧残而顽强地流传下来，绵延不断如一道神泉之水，一直洗涤着、滋润着人类的精神与心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足以使愚顽者开窍，使梦睡者苏醒，使沉沦者奋起，使浅薄者深化，使低迷者升华。对世人而言，修建了蓄水池，蓄了这神泉之水，永远会有灌溉心灵的无穷妙用，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必然经过一个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平凡到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永远有着参照、借鉴、学习、鉴赏、传承的价值。拥有聚宝盆的人，建有神泉之水水库的人，其富足、其主动，是那些不拥有者、未建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此刻决定开拓出版领域，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未尝不是有先见之明。

困顿犹在，愿景在前，现在要做的就是踏实努力，奋发前行，坚持不懈！

柳鸣九

步入七十九岁之际

译本序

“不是我，而是风。”当弗丽达·劳伦斯^①动笔写下此话时，D. H.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和他的作品确乎像风一样刮过了英国、欧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国。

时至今日，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的大师，他犀利的社会批判意识，他知识分子本真的品格，他为探讨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情爱的本质而创作的史诗般的作品，都永恒地占据着 20 世纪英国文学耀眼的位置。

劳伦斯是个从煤灰中诞生的精灵，他于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的一个矿工之家。他的父亲是个矿工，整天一身煤渣，让小时候的劳伦斯很是害怕。劳伦斯的母亲做过教员，写过诗歌，颇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在煤坑中劳作的丈夫几乎不能沟通。于是她疏远了丈夫，逃向了自我，为孩子们殉道。劳伦斯第一部重要作品《儿子与情人》记述的就是母亲顾恋儿子的故事，充满了控制与反控

^① 弗丽达·劳伦斯是劳伦斯的妻子，著有《不是我，是风：劳伦斯妻子回忆劳伦斯》一书。

制,那基本上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

在这之后,劳伦斯出版了他的两部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细腻、美丽而又深邃的作品,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从生命的精髓里寻找永恒的价值;同时,作者又让死亡、腐朽的意象鬼魂般地缠绕住作品,从纯粹的毁灭性、死亡的冲动进入了历史、哲学和宗教等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探讨。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倾注心力的都是大自然最富热力的儿女,男女主人公生命的闪动永远被置于美妙温情的大自然。

伊斯特伍德坐落在诺丁汉郡的西北部地区,是让劳伦斯又爱又恨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等许多不朽名著的创作背景地。就是借助这块土地,劳伦斯展开了他的生存体验,他对性的近乎宗教的描写和他对机械文明压抑人类生命本能的批判。

作为世界级的作家,劳伦斯给世间留下了丰饶的著述,包括十一部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戏剧、十部诗集、四部散文集、五部理论论著、三部游记和大量的书信。这些著述对自然的人类之爱的述说,对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的描述,都享有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永恒魅力。

初读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我们会问:小说中一群现代化边缘的小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处在狂乱的否定状态,一方面崇尚时代的某种先进精神,一方面又在奇怪地堕落?他们纠结于爱欲与毁灭之间,是一种痛苦还是自得的情调?抵抗、流亡、否定,表现的是不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精神?细读小说,劳伦斯激烈的言辞似乎处处表现出矛盾的

修辞^①：他的人物身处现代主义潮流，从着装到审美趣味再到思想意识最后到管理理念都是工业时代的先进代表，但却流露出法国文学批评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在分析反现代派时所定义的“违心的现代派”的样貌，他们“像经历着一种痛苦一样地经历着现代性”^②，骨子里似乎除了对当下世界的怀疑、诅咒、敌意，还是怀疑、诅咒、敌意。作品呈现的是文学上的对意识形态的抵抗吗？

《恋爱中的女人》似乎是用毁灭的精神浇出来的，男女主人公，老少两辈全都对敌意、毁灭、抵抗具有天然敏感和特殊兴趣。小说第一章婚礼集会上厄休拉一面嘀咕伯金会不会认同他俩几次谋面的缘分，一面就感受到了伯金带有某种敌意；她妹妹古德伦在婚礼上第一次见到杰拉尔德，也一眼识出了杰拉尔德快乐和亲切的外表闪过了一丝不可思议的鬼祟。接着，在婚庆的肖特兰兹庄园，正嫁女儿的克里奇太太面对她认得出或认不出的客人也挂着鹰一样的神情，从眉毛下凶巴巴地扫视众人、憎恶所有的人。叙述者说那屋子里怪异的无政府状态是出于对权威的反抗。在此氛围下，宾主交谈的内容也是凶多吉少：重要嘉宾伯金、主持午宴的克里奇家的大少爷杰拉尔德与当地名媛赫麦妮居然展开了思想交锋（作品描述赫麦妮举止透出的又是凶险和使人信服的嘲弄），除了热议种族间的恶斗、民族的消亡、国家的利益，还不合时宜地讨论了人人要相互残杀的假想——“其他人多是要来杀我们”“每个人的袖子里都为你藏着刀”。面对屋里奇怪的压抑气氛，伯金还不失时

① 矛盾修辞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来源于西方，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得比较广泛，指用两种不协调和，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词语）来形容一事物，在矛盾中寻求哲理，以起到一种出人意料、引人入胜的强烈的修辞效果。

② 见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著《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郭宏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机地想起了杰拉尔德的“原罪”(反现代性的习惯场景)——他在儿时游戏间误杀了自己的兄弟,有意无意地出演了该隐的故事。想来想去,伯金断定自己厌恶这种酒会,甚至在许多地方厌恶人类。

悲观主义、向死而生、抵抗世界似乎是《恋爱中的女人》主要人物的基调。原本这些人物在当地也是名流,而且还是帅哥美女。杰拉尔德是当地望族,是家族产业的掌门人,他“英俊照人”。伯金也是有魅力的人,他“形象很好”且有着当地学校督学的公务身份,有车,还有三处房产。厄休拉、古德伦姐妹作为教师和艺术家虽然不如杰拉尔德、伯金和那个奇装异服的“文化使者”赫麦妮“位居一流”,却也是有思想和创造力的小知识分子。不过,在劳伦斯五百多页的作品里,我们却很少见到这些人有满意的时候。他们憎恶现代世界,憎恶现代生活,反城市,甚至有点儿反人类,是标准的灵魂中的流亡者。

小说开篇写在伦敦待了几年的古德伦刚回到中原地区贝尔多弗的老家,她擅长绘画、雕刻,在伦敦办过展览,与搞艺术的朋友们出入伦敦各类社交圈子、音乐厅、咖啡馆,她也是个现代时髦女子,着装的讲究让当地人咂舌。她回到家来的一大心愿其实是盼着有个男人出现:她现在缺的是什么呢?是婚姻,美妙、稳定的婚姻。不管她会怎么说,她的确想要结婚……她突然幻想出了一间玫瑰色的房间,她穿着美丽的袍子,一个身着晚礼服的英俊男人在火光下拥抱着她,亲吻着她。这幅情景画她题名为《家》。在克里奇家的婚礼上,杰拉尔德一露面,古德伦就“盯上”了他。杰拉尔德有着北方人的光洁肌肤和金色的头发,他沉寂的举止中透露的意味深长的不祥和不肯屈服的性情中的潜在危险对古德伦具有双重的诱惑。几度交往几度柔情后,她鬼迷心窍地想杰拉尔德,也爱他,但是对古德伦来说,男人是“敌对阵营”的。她最终似乎并不在意杰拉尔德把一个破旧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也不是太在意

他得到女人就像收庄稼一样，甚至杰拉尔德着了火一样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时，她也都伴着“顺从的狂喜”接受了。但对古德伦这个“自给自足”（杰拉尔德语）的现代女孩来说，她不能接受的是越来越被杰拉尔德所代表的命运抓住、被束缚在一个命定的“陷阱”中，受控于他。就因为受控于他，她才使劲儿恨他，奇怪居然没杀了他。所以，“她下了狠心要和他斗，必须得有一人得胜。”在她的意念里，她已经杀了站在眼前的他，把他抹去了。

尽管杰拉尔德自认为对古德伦还是有些权力的，可是他遇上的是个具有现代意识或是反现代性的女性，她除了独立，还对报复、毁灭怀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对文明中的文化消亡、进步中的现代信条存有典型的反现代的焦虑。小说最后几章描绘古德伦与那个小干巴蛇一样的雕塑家洛克乐此不疲玩的智力和语言的游戏，表明古德伦更喜欢活在18、19世纪：

他们赞美以往的事情……特别喜欢18世纪末期，那个歌德、雪莱和莫扎特的时代。他们游戏于旧日和旧日的伟大人物之间，就像玩着象棋或是木偶……除了这些故事，他们决不谈未来。让他们高兴的差不多就是对毁灭的嘲弄的想象，或是很妙的怀旧的木偶戏。

伯金的心思也一样。伯金和厄休拉在旧市场相中了一把桦木椅子，伯金对那把椅子的评价也超乎了一般的想象：“看到那把美丽光亮的椅子，我就想到了英格兰，甚至想到了简·奥斯丁时期的英格兰，就是在那时，也展露了活生生的思想和单纯的幸福。而现在，我们只能在垃圾堆里去捕捉人们昔日表达的残迹。我们现在没有创造性，只有可

怜又可恶的机械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价值观正在经历巨变,在婚姻问题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方面,传统也逐渐受到挑战。《恋爱中的女人》回应了历史转折点中人物身份的转换和定位的复杂性。就像有学者谈到劳伦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现代主义描述了个人身份历史建构中的双重危机。古德伦要的是灵魂的极端纯粹,而杰拉尔德不但心系他人,还要在两性关系上逞强,这是她不能从灵魂上认同他,还要与他争斗到底的原因。

小说中秉性似乎更温和,思维和思想方式也更中庸的姐姐厄休拉对待情人的激进态度竟然也不在古德伦之下,这里除了有厄休拉自发的对世界和他人的抵抗和分裂方式、那种现代的自我意识,其实也部分地归咎于她自己的情人伯金,那个一贯以预言家的口吻向世界说话(这也是反现代派的标志)的类似小说的发言人的男人,他在语言、行为上的层层诱导,加剧了厄休拉对世界的批判意识以及毁灭的意识。在没有交往几次,厄休拉对他的感情还比较微妙时,伯金就大发让厄休拉迷惑的议论:

说爱最伟大就成了谎言。你也同样可以说,恨是最伟大的,因为凡事都相反相成。人们需要的是仇恨,除了仇恨没有别的。他们在正义和爱的名义下,得到的就是仇恨。他们所有人从那个爱的硝化甘油中提炼自己。是谎言毁掉了一切。如果我们需要仇恨,那就要它们来吧——死亡、凶杀、折磨、猛烈的毁灭——你可以拥有,但不要冠以爱的名义。不过我憎恶人类,我希望他们被一扫而光。

尽管伯金随后解释之所以厌恶“爱”这个字眼,是因为它被庸俗化

了,而且他厌恶这“奄奄一息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觉得连自己致力的教育也是“中看不中用,毫无意义”。伯金乃至杰拉尔德、古德伦等人物的恶劣情绪,其实都流出现代世界败坏了许多包括文学生活、自然生活的既有秩序,有些价值和认知概念诸如爱的定义都需要重整,而幻想破灭就招致了他们集体的批判、抵抗,或是分裂的矛盾的修辞。比之杰拉尔德和古德伦那一对儿毁灭精神更入骨髓的情人来说,厄休拉和伯金还是披挂新时代曙光找寻新的婚恋模式的代表,而即便如此,厄休拉同样经常不管不顾地否定激情,拥抱毁灭与死亡的狂想,即便是在得到了“终极的和成功的肉欲体验”。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厄休拉处于毁灭和否定的旋涡中,其实正在“深情地爱着伯金”“渴望着再见到他”:

她与他的关系是终极的,远非语言所能道,她的恨单纯得像宝石一般。仿佛他是一束敌对之火,这火光不但毁灭了她,而且彻底否定了她,把她的整个世界一笔勾销。……他的存在规定了 she 不能存在。

她知道自己命定地属于伯金,却要拼死批判他,狂喜与厌恶并行,爱情与死亡共生,这里汇聚的复杂情感和矛盾表达就像罗兰·巴特所说:做一个先锋派,因为知道什么东西死了;做一个后卫,是因为还爱着那个死去的东西。或者像有论者对夏多布里昂的评价:他“从来不在死亡和过去中寻求过渡、丰富、传统和永恒;但是,过去就是过去,死亡就是死亡,都是他与众不同的乐趣。他远非什么都不保留,他迎合损坏的需要,以便给自己更多的可靠的遗憾的动机。”

问题是劳伦斯何以让他的人物如此享受怨恨、作对、毁灭、死亡,同时也要貌似纯粹、实则充满危险的爱呢?在小说描绘的多处近乎变态

的爱、充满宗教意味的宣示和人物的性格逻辑是否就是反现代性的情调？反现代性究竟与哪些修辞吻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抵抗腔调呢？

这是由于观念运动、进步和经院哲学使传统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地位，于是传统滑入了文学。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在《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巴兰·巴特》一书中写道：

在《基督教真谛》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之间，中经波德莱尔和其他许多人，反现代的天才都躲在文学之中，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文学之中，被后世当作经典的文学之中，这种文学不是传统的文学，而确实是现代文学，因为反现代派，其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抵抗与它的文学的大胆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英国这一切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奉行传统自由主义的英国在19世纪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境，在长期的海外战争消耗中暴露出的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等问题带给英国的不仅是不景气的经济，还有政治理念的分裂。“战争和经济不景气使英国国内政治理念分裂，要么拥护革命，要么拥护现有制度……上层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其无情的实用主义，一味使用镇压手段巩固国家权力，无视契约政治理念的做法，同样在上层精英中引出了一个激进的对立面。威廉·威尔伯福斯和克拉珀姆教派所奉行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①而杰里米·边沁相信“可以通过一套类似经济原理的自明原则对社会加以治

^① 见克里斯托弗·哈维、科林·马修著《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韩敏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

理……即社会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产生‘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之后，边沁的后继者作为哲理激进派提出了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的改革方案，“从他们的设想中衍生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和公共干预理论。这两点对 19 世纪后来的历史进程始终发生着巨大影响”。终于，战后的托利政府“遭遇到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拜伦、雪莱、布莱克等一批作家，满怀着思想家或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站在政府的对立面，通过诗歌、绘画、文学评论等作品对政府专权、战后衰退、劳工权利沦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有震撼力的抗议之声，形成了“英国深厚的民间抗议文化”。可以说，19 世纪初在英国形成的干预政治、厕身改革的文学抵抗传统也化作了后世作家包括劳伦斯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抵抗基因。

具体到劳伦斯，他从来都认为小说优于哲学、宗教和科学，而在《恋爱中的女人》出版的 19 世纪 20 年代也正是现代主义文人主导文坛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英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像挨了一拳。战争使昔日英国海上霸主的身份旁落，而由经济优势向劣势的演变所引发的新的世界格局的改变，则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矛盾和政坛的冲突，也由此带来了国民心态的变更。战争同样使劳伦斯异常沮丧，关于战争的议论让劳伦斯觉得“恶心”，说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几乎到了痛恨人类的地步。在 1915 年至 1919 年阴冷的年月里，死亡的狂想纠缠着他，他对战争、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都深怀敌意，他不能再沉默了，他“躲进”了文学中。1915 年劳伦斯写下了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1916 年他写出了代表他最高文学成就之一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作者曾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多少具有危险成分的作品，然而，它们正是我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我对它们一往情深。